

孤峰獨拔的印順導師——「平凡最難得」的無我宗風

呂勝強 2013.8.14 於高雄正信佛青會

一、 引言

- (一) 以感恩及學習的心情報告本篇心得。
- (二) 以尊敬善知識但不高推聖境、權威崇拜的態度提出心得分享。
- (三) 靜觀百花齊放與落花繽紛（生滅相），憶兒時讀古人詩詞之懷古感傷。
- (四) 1992年8月曾作一場心得報告〈從印順導師治學的方法談生活與修行〉。
- (五) 編輯《妙雲華雨的禪思》緣起（導師曾二度修訂〈平凡的一生〉）。

【梁啓超學生，留法之黎東方（曾為北大教授）撰有自傳〈平凡的我〉】。

- (六) 「妙雲蘭若」及「華雨精舍」與「從宗出教」之聯想。

民國五十三年初夏，決心丟下一切，重溫昔願。「舉偈遙寄，以告謝海內外緇素同道」：

「離塵卅五載，來臺滿一紀。風雨悵淒其，歲月驚消逝！時難懷親依，折翮歎羅什：古今事本同，安用心於悒！」

「願此危脆身，仰憑三寶力；教證得增上，自他咸喜悅！不計年復年，且度日又日，聖道耀東南，靜對萬籟寂。」

- (註) **教證得增上**：可知導師仍是重視「斷伏煩惱」的「證量」，祇不過他的前題是「自他咸喜悅」，也就是，一切的自修掩關都是以利益眾生為前題為目標。

我們必須認清：名符其實的菩薩，是偉大的！最偉大處，就在他能不為自己著想，以利他為自利。（《學佛三要》p.153）

二、導師的宗教探尋之路（從中了解導師對於儒、道、耶等之理解）

導師怎樣的選擇了佛教

說說我自己的信教經過吧！我在民國七年，開始了宗教的追求。末了，我選擇佛教，並進一步的出了家。我怎樣的選擇了佛教呢？說來是有點不可思議的。我生長於農村，為了經濟，早就失了學。我學習中醫，「醫道通仙」四字，引發我對於仙道的仰慕。…而且旁求神奇秘術，如奇門、符咒之類。我進過同善社，也學過靈子術與催眠術。那時候，我雖沈浸於巫術化的神道教，著重於個體的長生與神秘現象。然對於我——目光的擴大，真理的追求，還是有著良好的影響。…（《我之宗教觀》p.301~p.302）

我對於神道教的仰信，暗中摸索了兩三年，…。我受了師友的啟發，開始研究老、莊，…老、莊的哲理非常深徹，然而反造作的回復自然，返歸於樸的理想，始終是不可能的。熟練人情的處世哲學，說來入情入理，而不免缺乏強毅直往的精神。獨善的隱遁生活，對社會不能給予積極的利益。雖然老、莊的思想，為我

進入佛法的助緣；而道家的哲理，道教修身的方法，也獲得我部分的同情，然我不再作道教的信徒，從仙道的美夢中甦醒過來。

道教的信念動搖了，我雖不曾棄絕他，而又徬徨地追求，回復到讀過的儒書。這與道家的充滿隱遁色彩，個人主義的宗教，大大相反。儒家有一番身心的修養功夫，更有一番政治的大理想。平常，切實，重人事，尊理性，確為我國文化的主流。然而我儘管同情他，讚美他，卻不能充實我空虛與徬徨的內心。別人覺得我更實際，而我卻自覺得更空虛了！到現在想來，這不外別的，儒家雖不是沒有宗教的因素，而並不重視宗教。平常的，現實的，就此一生而止於立德立功立言的，這對於一般人，不能織成一幅莊嚴燦爛的光明圖案，缺乏鼓舞攝引力，不易使一般人心安理得（得失不變，苦樂不變，死生不變），而邁向光明的前途。這樣的出入老、莊、孔、孟，有四五年之久。

在空虛徬徨中，經朋友介紹，接觸到基督教，…我體會得敬虔而純潔的信心，對於宗教的真正意義。有信有望有愛的基督教，有著儒、道所不曾有的東西。…我實行禱告，參加過奮興會，然而我終於不能成一基督徒。…主因是，某種思想的難以接受。如信者永生，不信者永火。不以人類的行為（內心與外行）為尺度，而但以信我不信我為標準。「順我者生，逆我者亡」，有強烈的獨佔的排他性…我不能信賴神是慈悲的，所以也不信耶穌可以為我贖罪。

不到兩年，從基督教而來的短暫光明，迅速消失。空虛而茫無著落的內心，又如狂濤中的小舟一樣，情緒低落，時時煩躁不安。悶得慌，以亂讀書為消遣。偶讀到馮夢禎的《莊子序》說：「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我心裡一動，開始向佛法去探討。可是佛法難聞，經典難得。…後來讀到太虛大師的《居家士女學佛程序》，才從淺處學起，讀了一些門徑書，又讀了一份屬於三論、唯識的大乘經論。雖還不大明了，而佛法成為我的光明理念，信心不斷增長。我相信：三世因果觀，最為入情入理。由此而離惡向善，由此而轉凡成聖。即使不曾解脫，或者墮落，而終於要向上升進，終於要究竟解脫的。這不但有著究竟絕對的歸宿，而在過程中，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鼓舞我們，安慰我們，引導我們；使我們通過這永不失望的旅程。我覺得：佛法是以行為善惡為凡聖的尺度，而不光憑信願。佛法重個己的解脫，而更重利益眾生。佛法重於徹底的覺悟，唯有真的覺悟，才有真的自由。佛法是信願、智慧、慈悲的總和。佛法的身心修持，有儒道的長處，更超過多多。耶教誠信的悔改，佛法中也有。佛法有一切宗教的長處；有究竟，又有方便，最能適應一切根機，循循善誘。

(《我之宗教觀》p.302 ~ p.306)

我選擇了佛教，為我苦難中的安慰，黑暗時的明燈。可惜我的根性太鈍，讚仰菩薩常道，不曾能急於求證。然而從此以來，我過著平淡安定的生活，不知別的，只是照著我所選擇的，坦然直進。民國十七年，母親去世了。十八年，父親又去世。該是我出家的因緣熟了！於家庭再沒有什麼顧戀，十九年夏天，發心出離了家。讓我的身心，融化於三寶之中，為這樣最高的宗教而努力。

(《我之宗教觀》p.306)

三、 印順導師的無我宗風（此純為個人主觀之看法）

（一）平凡最難得——無事的落葉白雲

平凡的自己，過著平淡的生活。回憶起來，如白雲消失在遙遠的虛空一般，有什麼值得回憶的呢！（《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

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葉，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滯，又忽而團團轉。有時激起了浪花，為浪花所掩蓋，而又平靜了，還是那樣的流去。為什麼會這樣？不但落葉不明白，落葉那樣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 ~ p.2)

人生，只是因緣——前後延續，自他關涉中的個性生活的表現，因緣決定了一切。因緣有被動性、主動性。被動性的是機緣，是巧合，是難可思議的奇跡。主動性的是把握、是促發、是開創。在對人對事的關係中，我是順應因緣的，等因緣來湊泊，順因緣而流變。如以儒者的觀點來說，近於「居易而待時」的態度。（《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

對佛法的真義來說，我不是順應的，是自發的去尋求、去了解、去發見、去貫通，化為自己不可分的一部分。我在這方面的主動性，也許比那些權力烜赫者的努力，並不遜色。但我這裡，沒有權力的爭奪，沒有貪染，也沒有瞋恨，而有的只是法喜無量。隨自己夙緣所可能的，盡著所能盡的努力。（《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3)

從一生的延續來看自己，來看因緣的錯雜，一切是非、得失、恩怨，都失去了光彩而歸於平淡。（《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

「一生難忘是因緣」，我不妨片段的寫出些還留存在回憶中的因緣。因緣雖早已過去，如空中鳥跡，而在世俗諦中，到底是那樣的真實，那樣的不可思議！（《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3)

我是個無事人，一向信任因緣，由因緣去作決定好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90)

學佛的說到修行了生死，不但要在萬人喧囂處安住而無所不足，還要能於無人處自靜其心，做到名符其實的「無事道人」。（《佛在人間》>>p.129)

（二）業緣未了死何難、生死大難之間的正念（不祈求他力）與沈靜安定

「人命在呼吸間」，佛說是不會錯的。健全結實的人，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緣而突然死去。死，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的經驗中，如因緣未盡，那死是並不太容

易的。說得好，因緣大事未盡，不能死。說得難聽些，業緣未了，還要受些苦難與折磨。(《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9)

病，成了常態，也就不再重視病。法喜與為法的願力，支持我勝過了奄奄欲息的病態。(《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6)

一次是民國三十年(三十六歲)的中秋前夕，我在縉雲山。月餅還沒有喫到，老毛病——肚子倒先有了問題。腹部不舒服，整晚難過得無法安眠(可能有點發熱)。學院的起身鈴響了——五點半，天色有點微明。我想起來去廁所，身體坐起，兩腳落地，忽然眼前一片烏黑，一陣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異樣的疲倦感。我默念「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我不是祈求三寶的救護，而是試驗在這異樣的境界中，自心是否明白。……我想，假使我就這樣死了，也許別人看了，會有業障深重，死得好慘的感覺。然在我自己，覺得那是無比的安詳與清明。我不想祈求，但如將來這樣死了，那應該說是有福的。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31 ~ p.32)

五十六年(六十二歲)冬天，我去榮民醫院作體格檢查。車是從天母方面過去的；我坐在司機右側，後座是紹峰、宏德，還有明聖。醫院快要到了，前面的大卡車停了，我們的車也就停了下來。不知怎的，大卡車忽然向後倒退，撞在我們的車上。車頭也撞壞了，汽車前面的玻璃，被撞得紛紛落在我的身上。大家慌張起來，我坐著動也不動。他們說我定力好，這算什麼定力！我只是深信因緣不可思議，如業緣未盡，怎麼也不會死的(自殺例外)。要死，逃是逃不了的。我從一生常病的經驗中，有這麼一點信力而已。(《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34 ~ p.35)

(三) 漫天風雨有晴天

在四十二年與四十三年之間，我定居在臺灣，受到了一次狂風駭浪般的襲擊，有生以來不曾經歷過的襲擊。在我的平凡一生中，成為最不平凡的一年。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62)

後來，以請求修改(…印順所著《佛法概論》，內容歪曲佛教意義，隱含共匪宣傳毒素，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佛法概論》重新出版而銷散了漫天風雨。我還是過去那樣的從善導寺而福嚴精舍，從福嚴精舍而善導寺。在中國(大陸來的)佛教界，從臺中到臺北，幾乎全體一致的聯合陣線，對我僅發生了等於零的有限作用。我憑什麼？我沒有祈求佛菩薩的加被，也沒有什麼辦法。我只是問心無愧，順著因緣而自然發展。一切是不能盡如人意的，一切讓因緣去決定吧！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78 ~ p.79)

(四) 自剖——只念著當前

出家後，將身心安頓在三寶中，不覺得有什麼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參道友、信

眾、徒眾，來了見了就聚會，去了就離散，都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與我較關切的學友，從來是無事不通信，就是一年、幾年，也不會寫封人情信，但我並沒有生疏了的感覺。離了家，就忘了家；離了普陀，就忘了普陀；離了講堂，就忘了講堂。如不是有意的回憶，是不會念上心來的；我所記得的，只是當前。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26)

（五）福嚴閒話——無我的消息

1、福嚴精舍為十方道場非子孫廟

福嚴精舍修建起來，我從沒有把它看成我自己的。凡有志於學，能夠學的青年，要是志同道合，無論什麼人，都可以來住。我沒有招生，或者特別請那些人來，大家純然是出乎自己的意願，而到這個學團裡的。既來到這裡，當然就得安心為學。倘若半途退志，想離開的，也不勉強，不過退出之後，就不必再來。…諸位若能安住修學三年，或有人來請去弘法，或外出另外參訪善知識，或出去掩室專修，大家儘可以隨自己的心力，出去為自己的修持，或為佛教做些弘法工作。等到感覺要回來的時候，仍可再回精舍來安住，精舍就是你們的常住。

(《教制教典與教學》>>p.215 ~ p.216)

2、學尚自由，不強人以從己

關於我的教學態度，一向是絕對尊重自由的。前年續明法師的《時論集》在港出版，我底序文中說：「予學尚自由，不強人以從己」。這是我的一貫作風，絕非聳人聽聞之言。因為我自覺到，我所認識的佛法，所授與人的，不一定就夠圓滿、夠理想。因此，我從未存心要大家學得跟我一樣。眾人的根性、興趣、思想，是各各不同，勉強不來的。大家所學祇要是佛法，何必每個人盡與我同？諸位不但在這方面可以獲得充分的自由，而且生活方式也極輕鬆，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特為大家標立煩瑣的規矩。大家只須遵守一個基本原則就行，這原則是：無事不得下山，不要窺察，不要說太多的閒話，認真用功看書、讀經、和聽課。至於歡喜閱讀什麼經書，自有一種審慎合理的規定；這規定，決不是限於一宗一派的。有些人覺得我是個三論學者，其實這並不十分確實，我從不敢以此自居。我們虛大師曾這樣對人說：「我不為一宗一派之徒裔」。大師的福德智慧，我們學不到，但他這種不拘宗派的精神，自問也願意修學。…佛法是一體而多方面的，大家在初學期間，應當從博學中求得廣泛的了解，然後再隨各人的根性好樂，選擇一門深入，這無論是中觀、唯識，或天臺、賢首都好。不過在現階段，一定要先從多方面去修學，將來才不致引生門戶之見。佛教的宗派，各有好處，而且彼此可以互相助成。如中國的一些宗派，都有可以會通處，其界限並不十分嚴格。所以大家不應存著宗派觀念，佛教祇有一個，因適應眾生根性而分多門。我們學佛，第一便要「法門無量誓願學」，至於最後從那一門深入，則須視乎各人底根機而定。

(《教制教典與教學》>>p.221 ~ p.223)

(六) 做到那裏，那裏就是完成

我不再悵惘：修學沒有成就，對佛教沒有幫助，而身體已衰老了。但這是不值得悵惘的，十七年前就說過：「世間，有限的一生，本就是不了了之的。本著精衛啣石的精神，做到那裏，那裏就是完成，又何必瞻前顧後呢！佛法，佛法的研究、復興，原不是一人的事，一天的事」(『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序』)。(《華雨集第五冊》>>p.60)

我選擇了佛教，為我苦難中的安慰，黑暗時的明燈。可惜我的根性太鈍，讚仰菩薩常道，不曾能急於求證。然而從此以來，我過著平淡安定的生活，不知別的，只是照著我所選擇的，坦然直進。

(《我之宗教觀》>>p.306)

我只是默默的為佛法而研究，為佛法而寫作，盡一分自己所能盡的義務。我從經論所得到的，寫出來提貢於佛教界，我想多少會引起些啟發與影響的。不過，也許我是一位在冰雪大地撒種的愚癡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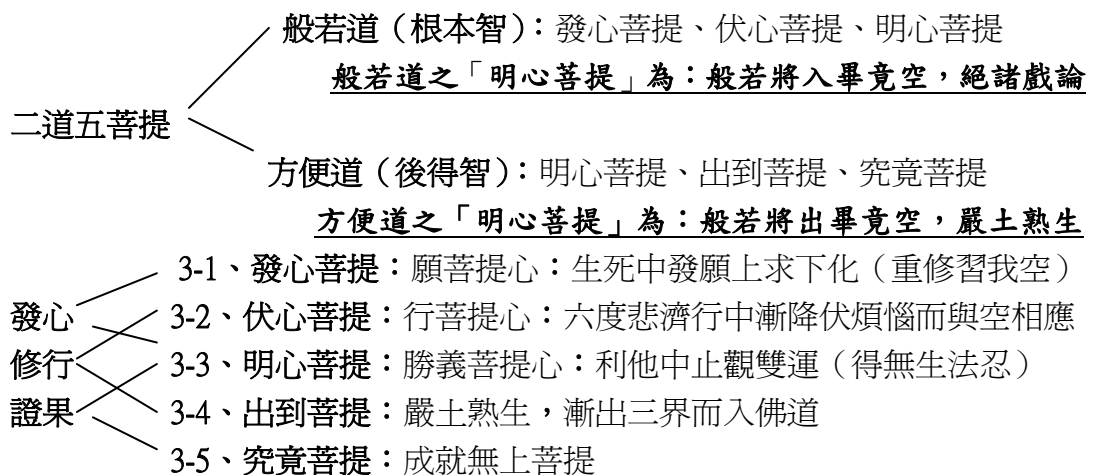
(《華雨集第五冊》>>p.104 ~ p.105)

(七) 記導師之謙沖二、三事

(八) 導師的「人菩薩行」與無我

導師依《大智度論》倡導「人菩薩行」(人→菩薩→成佛)：以《金剛經》爲修行次第

(導師1995年11月25日於靜思精舍，對慈濟人之開示：修行首重「反省自己」)



(唯識五位：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究竟位)

十信 (善) → (勝解行地：十住、十行、十迴向) → 十地

這三階位 (這三階三十位，總稱為勝解行地。因為這還沒有現證法性，而是「以諸勝解」來修「行」。)，依《菩薩本業瓔珞經》說：十住著重於空性勝解的修習成就，安住勝義；十行著重在觀即空的假名有，以大悲心利益眾生；十迴向著重在空假平等的觀慧。在十迴向終了時，隨順有部、瑜伽的學者，安立『暖、頂、忍、世第一法』的現觀次第，名為四加行，所以又別開為『加行位』。(《成佛之道 (增註本)》>>p. 400 ~

(九) 南北傳之菩薩觀與「人菩薩行」

1、菩薩道不重「禪波羅蜜」：不修深禪定、不斷盡煩惱

定心愈深，愈陶醉於深定的內樂中，即愈對佛法不相應。如因定而生最高或頂好的世界，也不能解脫，反而是「八難」的一難。佛法修定而不重定，是毫無疑問的。偏於禪定的，必厭離塵境而陶醉於內心。久而久之，生活必流於忽略世間的現實生活，思想必落於神我型的唯心論。佛法是緣起論，從現實經驗的有情著手。立足於心色依存的緣起論，有自他和樂的僧制，這不是傾向獨善，唯心者的境界。後期佛法的唯心論，與禪師瑜伽師結不解緣，這是有他發展的必然性的。

(《佛法概論》p.236 ~ p.237)

聖嚴長老《禪的體驗》p.15：「三界眾生與五蘊我」及「四禪八定」之圖解。於《禪的體驗》p.16表示：所以，修定而得定的人，大致上會偏於厭離塵世，喜住深山野外，人事不干擾處。

2、上座部的菩薩觀（包括南傳）

「(人)菩薩」最初係專指釋迦佛在未證得無上菩提時因位之德號，如《增一阿含經》所說：「當知我未成佛道，為菩薩行，坐道樹下。」(大正藏 2-739a) 又說：「菩薩出家學道，菩薩降神、出母胎。」(大正藏 2-753c) 到了部派佛教時代，各部派論書也幾乎把「菩薩」定位為釋尊的本生德號，如《大毘婆沙論》說：「菩薩昔餘生中，曾起順決擇分，由忍力故，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大正藏 29-120b)，其中也有少數提到「彌勒菩薩」，如上座部系說一切有部之根本論——《阿毘達磨發智論》所說的：「齊何名菩薩？…答：得相異熟業（即三十二相）；如說：『慈氏，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名慈氏如來、應、正等覺』」(大正藏 26-1018a)，顯然這裡的菩薩係指「補處菩薩」；另外從印度本土的分別說部的《舍利弗阿毘曇論》所說的：「云何菩薩人？若人三十二相成就；不從他聞，不受他教，不請他說，不聽他法，自思、自覺、自觀，於一切法知見無礙；當得自力自在、豪尊勝貴自在，當得知見無上正覺，當成就如來十力、四無所畏，成就大慈，轉於法輪：是名菩薩人。」可知當時上座部對「菩薩」的地位，同樣說為成就三十二（大人）相，（有部）認為是三大阿僧劫修行圓滿，百劫修相好的階段，他們（指菩薩）的德業階位是相當高的。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上說：「若人已入正位，則不堪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已於生死作障隔故。」上引經的意思是，菩薩是要長期在生死中度眾生的，如入正位——入正性離生，斷煩惱而證聖果，那就多也不過七番生死，不能長在生死修菩薩行了。除了悲願深切的「發願隨願」外，《小品般若經》透

露出，要在生死中度眾生，還必須隨順於「生命緣起理則」的十二因緣才能成辦，所以，初期大乘的人菩薩行，確實比較大眾部理想的菩薩觀，更重視緣起的「法住性」及緣生的「現實性」。

【《南傳菩薩道》】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清淨道論》解釋佛弟子的智慧進展直到證得道的階段。然而此書所討論的是發心修菩薩道者的智慧進展；他們注入於禪修的一切精進力必須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為基礎，再停留在屬於第六階段的行道智見清淨，也即是在證得聖道之前。道也被稱為智見清淨。關於十個觀智，菩薩的智慧進展只能達到行捨智 (savkharupekkhabana) 的第一部份，即是只能獲得首九個觀智。（明昆三藏持者大長老《南傳菩薩道》p.139）

然而，作為菩薩所修習的第四個波羅蜜的智慧，應該只是包括了道果智與一切知智之前的智慧。在此並沒有關係到菩薩在最後一世所證悟的智慧。在直到最後一世之前，菩薩所修的智慧波羅蜜只是到達觀智的行捨智的第一部份。後面部份的行捨智將會直接導向道智。所以在最後一世之前菩薩並不會嘗試去跨越第一部份，因為若他如此做，他就會證悟道果而成為聖者，以及證入涅槃。這樣他就不能成佛。因此我們應注意到菩薩所修的智慧波羅蜜只到行捨智的第一部份而已。（明昆三藏持者大長老《南傳菩薩道》p.323）

【註】2004年5月29日請教菩提比丘有關剎那定是否可以得解脫之因緣

佛弟子多數是不得根本定的，沒有神通，但以「法住智」而究竟解脫，這不是眩惑神秘者所能理解的。有正見的，不占卜，不持咒，不護摩（火供），佛法是這樣的純正！正見——如實知見的，是緣起——「法」的又一義。

（《華雨集第四冊》>>p.36）

（十）永遠的青年菩薩（人菩薩行者之典範）

人菩薩行就是「人·菩薩·佛」——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但在久遠菩薩道中如何能長保人身長在人間？導師引《雜阿含·788經》提示：「鄙法不應近，放逸不應行，不應習邪見，增長於世間。假使有世間，正見增上者，雖復百千生，終不墮惡趣。」。

現在，我的身體衰老了，而我的心卻永遠不離（佛教）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

（《華雨集第四冊》>>p.69 ~ p.70）

〈悼法舫法師〉

其次，我們今日在這裡追悼法舫法師，要知道太虛大師是以上昇兜率內院，親近彌勒慈尊為目的。法舫法師是追蹤大師的，當然上生兜率，是他的目的。現在希

望四眾同仁，以至誠心，回向祝願法師上昇兜率內院。但是現在距彌勒菩薩下生的時劫還很遠，在這遙遠的時空裡，也需要預先為彌勒菩薩的下生作些準備。因此希望法舫法師觀見了彌勒以後，早日回到人間來，在這苦痛的世間，多給眾生一些安慰！（《華雨香雲》>>p.359）

〈願道老再來人間〉

道源長老應該是願生西方極樂淨土的；不過從佛法衰微，人類苦悶著想，我祝願道老，還是再來人間吧！（《華雨集第五冊》>>p.190）

〈我所不能忘懷的人〉

他的臨終遺言：服膺太虛大師所開示的常道，學菩薩發心，願再生人間。從妙欽與我相見以來，誓求正法的原則與精神，始終如一，堅定不移，在這茫茫教海，能有幾人！在佛法的探求上，妙欽是有思想的，與我的思想傾向相近。…我想，唯願以我們共同為法的因緣，能歷劫相逢，同為三寶而獻身！唯有這樣，才能表達我深摯的懷念！（《華雨集第五冊》>>p.184 ~ p.187）

〈永懷學友〉

我到四川，見到了幾位學友，如演師、欽師與續師。大家都真誠的為佛教、為眾生而修學，也都願為佛教、為眾生而奉獻，這使我相當的歡喜。可是，民國五十五年，續師在印度去世；六十五年，欽師又在菲律賓去世；而今八十五年，演師又在星加坡去世了！大家都去了，卻留下衰朽不堪的我。唉！「業緣未了死何難」！我只有慚愧，還有什麼可說呢！不過，我與學友們的相見，不會太久了。我們相見的第一句話，應該是：「大家回人間去，人間正需要純正的佛法呀！」（《永光集》>>p.274）

四、簡介《妙雲華雨的禪思——印順導師止觀開示集錄》

（一）編輯《妙雲華雨的禪思》請示導師教正

（1998年）二月八日陪同宏印法師赴「華雨精舍」參謁導師，很慚愧的，導師慈悲指示：「文稿錯字應予訂正；各節所引文章出處應將原書首尾頁數全部標出；各章節之『前言』改為『引言』；第二章『定的名義』另立一節」。導師當日再度審閱本書目錄時，謙稱表示「這都是經論所說的！」

（二）導師開示學佛之初步目標（佛法的宗教經驗）：紐約長島菩提精舍講

人們往往要問你信佛教以後得到什麼？不但佛教如此，其他宗教也莫不皆然。由信心而引發宗教經驗，獲得好處。……講信仰修持，亦要有實地的經驗。佛法有深深淺淺的不同利益，即使淺淺的得到一點點經驗，也能加強信念，從淺入深，積少成多。今天不妨就淺近的來講。（《華雨集第四冊》>>p.282）

第一、「信」的經驗

佛法中的「信」是什麼？信佛、信法、信僧。換言之，信仰「三寶」。……「信心」好像一顆澄清濁水的「清水珠」，能將渾水變清；信心使我們內心清淨，心上得到安定。信心沒有生之前，煩惱無窮，混混沌沌，莫知所從。凡具有信心者，必能得到安定。佛經上說：「若有信者得歡喜」。這種豁然開朗的經驗，因為得到佛法的引導，可漸除煩惱的困擾，找得了一條光明的大道，跟此信心而來。若能向此方向努力，必得快樂。煩惱雖還是有的，仍應努力修習。但有了內心清淨信心的經驗，會安心的向前邁進了！（<<華雨集第四冊>> p.282~p.283）

第二、「戒」的經驗

受戒者得到的這個戒，以誓願為體。不應做的事須決心不做；應做的事當盡力去做。要虔誠、懇切、懺悔，有這種堅強的信願，然後可得「戒」。這種依佛法所得的戒，即是心裏增加了一種特殊的力量，這種力量能「防非制惡」。這力量自得戒後，一天一天的增加。一般人，裏面的感情衝動很強，外面的引誘力異常的大，推之挽之，不能抵抗。一個不小心，就會做錯，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如得到了戒，則自內心發生一種力量，可以「懸崖勒馬」，控制自己。

「戒」好比一個城，叫做「戒城」。古時修築城牆，所以防制匪敵。有了城牆時，如有匪敵進犯，保衛這城者，在裡面就發動員令，當然亦可以求外面的救援，但主要的是自力內在的戒備。「戒」的力量是由信佛法所起心理上的變化，發生一種「清淨誓願力」。有了這種力量，一天一天增長，煩惱自然漸除。（<<華雨集第四冊>>p.284 ~ p.285）

第三、「定」的經驗

我現在所要講的是「生得定」。是我們每個人生下即得到的。假如諸位說沒有，那是沒有用因緣來顯發。譬如諸位能讀書，智力也由於「生得」，經教育的學習而獲得。我們都知道，我國有一部哲學書『莊子』。『莊子』有一段孔子與弟子顏回有關靜定的問答。孔子教顏回學習靜坐，顏回將所得的經驗，告訴孔子。顏回第一次報告孔子說：「靜坐久了，外面的境界都沒有了」。第二次又報告說：「我的手與足也不知何處去了」！第三次報告孔子說：「我的心，我自己也不知何處去了」！那時，顏回已失卻身心世界，心靈一片虛明。正如『莊子』所說：「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此種境界，中國叫做「坐忘」。這在佛法中是將到未到，到達定的邊緣——「生得」的「未到定」。年輕力壯的，如能靜坐，常會很快發現，得到這種經驗。

上面所說，當然是初步的，很淺的定，當然還須向上修習。…所以即使略得定力，也能深信佛法中的修證，而向上趣入。（<<華雨集第四冊>>p.285 ~ p.286）

第四、「慧」的經驗

慧的經驗，也是淺深不等。現在要講的，是最淺的「聞所成慧」，即「聞慧」。我人自讀經，或自聽開示而得來的慧，（與一般生得慧不同）就是聞慧。對佛法絕對的真理，豁然啟悟，由豁然無礙而得貫通，所謂「大開圓解」。這種解慧，並不是證悟。試舉一個比喻：井中有水，已經明白的看到，但不是嘗到。對聞所成慧——正見，經裡有頌說：「若有於世間，正見增上者，雖歷百千生，終不墮地獄」。這是說，若人生於世界上，能得到正見的力量，增長不退。如菩薩長期在生死輪迴中度眾生，得了此慧，雖然或有小錯，但決不造重罪。故生死雖歷千百次，終不墮入地獄。（<<華雨集第四冊>>p.286 ~ p.287）

五、孤峰獨拔的印順導師（參見附錄二及附錄三）

六、個人自己得到的饒益與啟發

（一）寫信請示導師時曾表白：「弟子於 1973 年初讀《妙雲集》，1975 年皈依導師以來，常浸沐在您老人家著作的智雨悲光之中，從中確立了人生新方向，佛法新生命」，並自我期許「此生應可不移於三寶之淨信，並願嘗試學習大乘菩薩正常道之行願：『於利他中完成自利』」。

（二）立下人生之座右銘：（1）學尚自由，不強人從己（2）不為人師（自許為「常不輕」）（3）生生世世為眾生法友。

【附錄一】

以智慧為導的「悲增上菩薩」典範——永懷導師

呂勝強

導師以老病示寂，雖然是「無常法爾」，但在緣起的世間，他一生不朽的德學風範，已經深刻地留下了道跡，也因此必然會對世人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受到妙雲華雨潤澤的我，要如何表達對他老人家永遠的懷思呢？除了敬述與他老人家之法緣外，我想舉示他平實（自甘平凡）、淡泊、沈靜、無我、任重道遠的大乘宗風，學習他的典範，可能更有實質意義吧！

我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在慧日講堂歸依導師，回憶三十年來，自己的困而學佛，卻有幸親近這樣難逢的善知識，而得到佛法的饒益與信心，深深感念導師的法乳深恩。記得一九九二年元月一日，因為「無生法忍菩薩實踐性」之疑問，寫信請示導師，在信中曾表白：「弟子於六十二年初讀《妙雲集》，六十四年歸依導師以來，常浸沐在您老人家著作的智雨悲光之中，從中確立了人生新方向，佛法新生命」，並自我期許「此生應可不移於三寶之淨信，並願嘗試學習大乘菩薩正常道之行願：於利他中完成自利」。如今，導師示寂了，再次報告自己的心聲，

藉此來表達對他老人家的懷念與感恩，並堅定自己的信願！

自己覺得這一生，與導師是有法緣的，一九七三年左右因為岡山李一光居士之介紹，初次讀到老本小字的《成佛之道》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一九七五年因為宏印法師的帶領而皈依導師，隔年，第一次寫有關佛法的文字，即是《成佛之道》的心得。後來，自一九八三年迄二〇〇二年間，因為研讀導師著作產生疑難，共有五次徵得同意當面向導師請示法義（均留下錄音，並已轉錄成光碟）。此外，比較特殊的因緣是：為回應教界對於導師若干質疑的聲音，經由宏印法師的鼓勵，於一九九八年不自量力地將導師著作中有關「止觀」的內容，編輯成《妙雲華雨的禪思——印順導師止觀開示集錄》乙書，當時曾蒙導師親自指正錯處並予教示。回顧這三十多年來，可謂時時與導師的思想相伴，它豐富了我的人生，啟發我「世間與出世間」之新思惟，真是「惠我良多」！

若問導師的思想，何者對我的啟發最深：這莫過於與「見諍」（思想）有關的「緣起正見」及「佛教思想史」；與「欲（愛）諍」（行踐）有關（從其自傳中獲知）的「無事的落葉白雲」、「一向信任因緣」及「福嚴閒話」（「學尚自由，不強人從己」）。除此之外，則是老人家終其一生「一以貫之」的「以智為導的悲增上菩薩」宗風（此即導師所說的「人菩薩行」）。以上內容，正是當年我編輯《妙雲華雨的禪思》的藍本。

導師談「緣起正見」、「緣起性空」（其實就是「以智為導」的法門），其重點下手處在於「現實生命的緣起」，離此之外沒有「正見」及「性空」可言。即使是論說「佛教思想史」也是透過「緣起正見」（三法印）而予以貫穿，因為佛教史是世間緣起的事實與樣本。所以我認為，導師提出「以佛法研究佛法」（也就是無常、諸我等三法印）的方法論，主要原因為：（佛教及佛教思想之）歷史代表無數生命的軌跡，它不僅只是一門學問，而且是活生生的緣起事實，也就因為它是一個個的緣起事實，所以一定不能違背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法則，在尊重這個法則的前提下，「佛教思想史」反而只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當中的樣本而已。導師的偉大，就是因為透過緣起的內容，來挖掘事實真相是什麼，所以就世俗的名稱來說它是「歷史」，但以佛法而言它卻是「真理的樣本」。因此，唯有透過佛教思想的流變，才能溯本追源地抉發出「釋尊本懷」，也因此才能「暢佛本懷」，這不正是導師「所要弘揚的（佛法）宗趣」！

而從《平凡的一生》自傳裡，我領會到導師「教從宗出」的寂靜「宗風」，讀來內心法喜踴躍，但也令人生起「高山仰止」之感，雖然此生「不能至」，但是基於「種、熟、脫」之因果必然，我們願意「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當下開始學習。

要學習導師何種宗風呢？個人以為，首先要體會「無事的落葉白雲」般不攀緣（但是要「無所得」地與眾生結法緣）的「自甘於平凡」，這可以從導師為其自傳定名為《平凡的一生》看出，也可以從其自傳記載受到「漫天風雨」的打擊，而「僅發生等於零的有限作用」，看出導師宿植德本的偉大——「最難得的平凡」的修養。在凡夫地的我們學起來，當然困難，因為「甘於平凡」是與眾生性的「我

我所愛」相違逆的，因此「學道如逆水行舟」，可是既然學佛就不能不學。《雜阿含經》教誡我們不可「我勝、我等、我劣」(30 經)以及「自舉(不「罵者還罵、瞋者還瞋」)(985 經)；《金剛經》在最初凡夫菩薩階段的「發心菩提」，也提醒我們要「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導師開示我們：「學佛的說到修行了生死，不但要在萬人喧囂處安住而無所不足，還要能於無人處自靜其心，做到名符其實的『無事道人』(《佛在人間》p.129)」由於導師這種「真正平凡」的功夫，自然也就「尊重信任因緣」而淡泊、沈靜了。

此外，導師在「福嚴閒話」這篇開學典禮的開示，宣示了「願作十方道場，不為子孫廟」以及「學尚自由，不強人從己」的器量，充分流露「無我」的宗風。而「學尚自由，不強人從己」的教誨，對我的影響最深，也成為我一生的座右銘。

以上導師所展現的「泯除欲諍」之生活行踐，深究其底蘊，其實是緊扣著「以智化情、以智導情」之「智慧為導」法門，誠如《雜阿含經》所開示的：「謂無貪欲成就，無貪欲法者，堪能知色無常，堪能知受、想、行、識無常。」(187 經)「見」與「欲」是一體的兩面，在五蘊之觀察中，「受、想為諍根」是值得留意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乃是導師「以智為導的悲增上菩薩」宗風，其實這就是導師所倡導的「人菩薩行」，為什麼「慈悲」是「以智為導」呢？導師曾深刻地論說「慈悲的根源乃是透過緣起的相關性而展現」，例如《學佛三要》(p.120 ~ p.122)說：「從緣起相的相關性說：世間的一切——物質、心識、生命，都不是獨立的，是相依相成的緣起法。在依託種種因緣和合而成為現實的存在中，…離了關係是不能存在的。世間的一切，本來如此；眾生，人類，也同樣的如此。所以從這樣的緣起事實，而成為人生觀，即是無我的人生觀，互助的人生觀，知恩報恩的人生觀，也就是慈悲為本的人生觀。…。人與人間，眾生間，是這樣的密切相關，自然會生起或多或少的同情。同情，依於共同意識，即覺得彼此間有一種關係，有一種共同；由此而有親愛的關切，生起與樂或拔苦的慈悲心行。…。從自他的展轉關係，而達到一切眾生的共同意識，因而發生利樂一切眾生(慈)，救濟一切眾生(悲)的報恩心行。慈悲(仁、愛)，為道德的根源，為道德的最高準繩，似乎神秘，而實是人心的映現緣起法則而流露的——關切的同情。」至於導師對於「悲增上菩薩」的闡揚與身體力行，乃是對於古代印度大乘佛教「悲增上菩薩」之未能充分開展，有所反省而產生的，導師說：悲增上菩薩，是「人間勝於天上」，願意生在人間的。菩薩多數是人間的導首，以權力、智慧、財富，利益苦難的(人間)眾生。到成佛，(菩薩時也)不願意在淨土，而願在五濁惡世度眾生。不願生天而在人間，不願在淨土而願在穢惡世界，徹底表現了悲增上菩薩的形相！…典型的悲增上菩薩，是釋尊的菩薩本生，為了利益眾生，不惜犧牲(施捨)一切。…「大乘佛法」，重視菩薩的悲心，然在印度佛教界，不脫原始佛教以來，「信行人」，「法(重智的)行人」的兩大分類，所以大乘信行與智行的法門，得到充分的開展，而現實人間——「業因緣所生身」的悲增上行，

不受重視。(《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89 ~ p.1290)

從以上導師對於印度佛教的反省，我們可以探尋到導師「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爲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之思想源頭，原來他老人家是爲了「暢佛本懷」，學習釋尊於菩薩本生之悲增上菩薩典型，導師這般「任重道遠的大乘宗風」，值得我們省思、學習。同時，也因此我們才可以理解爲什麼導師特別重視「凡夫菩薩」之三心十善基礎，因爲那是對於現實人間——「業因緣所生身」的悲增上行啊！從這一切，看到導師的苦心孤詣，我不禁於腦海中浮起一幅圖像，它正矗立於福嚴精舍的山門兩側（導師所撰對聯），我想這應是導師的精神所在：

即人成佛佛在人間 人佛一如真法界
因智興悲悲依智導 智悲無礙大菩提

我們誠摯地向這位人間歷史少有，重現釋尊本懷的「以智爲導的悲增上菩薩」典範，致上最深的敬意！爲其僧俗弟子者，或同願同行者，若能發揚這個典範，那麼「苦難的人間，將長留正覺之音」，是爲所盼。（錄自《永懷集》）

【附錄二】

追思導師——孤峰獨拔之寂寞

呂勝強

印公導師圓寂了，一切的褒貶對於他老人家是不增不減的，如今長留心底的是無盡的懷念、感恩與追踵而「望塵莫及」的巍巍宗風！

該寫些什麼呢？宿植德本的偉大——「最難得的平凡」，是仰止導師的一個面向。但是，真正的平凡必有其不平凡處，在這裡我想就個人膚淺的認識，略爲敬述導師的另一個面向——孤峰獨拔（不平凡）的寂寞，以表達對他老人家無限的追思與懷念。

導師七百多萬字的著作中，他老人家的習慣用語，常常是「相對客觀」的含蓄，少有「絕對主觀」的表示，尤其是有關歷史人物的臧否，不過，對於「龍樹菩薩」及「太虛大師」則是例外。他在《空之探究》（p.201）說：「印度佛教史上，龍樹可說是釋尊以下的第一人」；而稱誦太虛大師的三特德（摘自《華雨香雲》p.277 ~ p.281〈向近代的佛教大師學習〉乙文）爲：（一）對於救僧護教，有著永不失望的悲心，這種偉大精神，在近代的中國佛教中，實是絕無僅有的一人！（二）對人事，對教義，有著無限的寬容，那種兼容並蓄的汪洋大度，除了大師，我從未曾見過。（三）對佛教有著遠見與深見，啟示每一現代的佛弟子，走向發揚佛教的正道。這無疑是近代佛教史上唯一的光輝！以上，可以看出導師對於兩位大師的崇敬與讚嘆！導師晚年即再次重申：我與大師是有些不同的：一、大師太偉大了！「大師是峰巒萬狀，而我只能孤峰獨拔」。（《華雨集第五冊》p.101）

這裡就從導師的「孤峰獨拔」談起！早在民國三十三年，導師爲了《印度之佛教》，曾寫過一篇不願發表的文章（〈無諍之辯〉）寄呈大師。文中就說到：「大

師是峰巒萬狀，我只能孤峰獨拔。其實，這也是峰巒萬狀中的一峰呢」？（《華雨香雲》p.339）。個人以為「峰巒萬狀中的一峰」意指：導師乃是虛大師之門生，而且導師倡立「人間佛教」及「大乘三系」的確受到大師「人生佛教」及「大乘三宗」的啓發。而「孤峰獨拔」則凸顯出導師在「經論依據」（虛大師認為末法時期，應該修依人乘而趣大乘行，導師評析認為這項主張並沒有經說的依據）、「判教」（導師認為虛大師的思想，核心是中國佛教傳統的臺、賢、禪、淨的思想，依印度佛教思想史來看，是屬於「後期大乘」的，在這思想下，真正的大乘精神，如彌勒的「不修（深）禪定，不斷（盡）煩惱」，從廣修利他的菩薩行中去成佛的法門是不可能發揚的）及「歷史觀」（在佛教歷史上，「真常唯心論」是遲一些的；大師以此為大乘根本，所以說早於龍樹、無著，導師的看法與之不同。）三方面與虛大師有不同的見解（參見《華雨集第四冊》p.44～p.46 及《華雨集第五冊》p.102），另含攝了導師環顧教界幾無知音的創見（例如「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方法論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同時也透露了他的「孤獨寂寞」。

「自古聖賢皆寂寞」，走在時代的前端，引領著時代潮流的先覺者莫不如此，導師不也自述其「孤獨」！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中出現與作者對話的「張力群」（導師俗家姓名「張鹿芹」之諧音）其人，六十年後導師自己的回憶告白竟然是「知音無一人」的自己（參見《印順導師紀錄片文稿》p.276）。其實，在民國時代，即使「學德兼備」、「睥睨教界」之虛大師亦不甚了解導師之宗趣所在，如導師在《法海微波》（p.5）自序中表示：由於請虛大師為《印度之佛教》題簽、寫序而衍生「印度佛教史」的見解問題，以及《唯識學探源》將出版前請大師審核以致造成該書書名與作者之原意不合等困擾，自此之後再也沒有請人寫序。師長及同學之不能了解他，也因此導師要自己說是「孤峰獨拔」了！

近一、二十多年來，由於導師思想對於佛教及學界之影響日深，自然會引起討論，其中也有人評析導師思想之源流及其與時代思潮之相奪相容情況，可惜後輩學者們之看法不免還是與導師之原意有所出入，這也勞煩他老人家在其最後的著作《永光集》（p.239~269）裡特別寫了一篇文章（〈為自己說幾句話〉）來加以澄清。

總此，有關導師思想之本意以及人事之種種，導師確確是「孤獨寂寞」，因此導師在〈遊心法海六十年〉之結語也就寫下：我有點孤獨：從修學佛法以來，除與法尊法師及演培、妙欽等，有些共同修學之樂。但對我修學佛法的本意，能知道而同願同行的，非常難得！（《華雨集第五冊》p.60）

導師修學佛法的本意，能知道而同願同行的，確是非常難得，可惜妙欽法師去世的早，他是導師「所不能忘懷的一人」，導師在《華雨集第五冊》p.184～p.185之悼念文中說：他的臨終遺言：服膺太虛大師所開示的常道（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導師之謙沖，竟不提妙欽法師親近自己之因緣，作者按：妙欽法師在《中道之行》p.47臨終前遺言之原文為：但我自親近太虛大師、印順導師及自修學佛法數十年之志願，認為如此行法甚善！），學菩薩發心，願再生人間。從妙欽與我相見以來，誓求正法的原則與精神，始終如一，堅定不移，在這茫茫教海，能有

幾人！在佛法的探求上，妙欽是有思想的，與我的思想傾向相近。.. 這不只我失去了佛法中的同願，對中華佛教來說，也是一嚴重的損失！而在認識導師的深厚學養並堅信導師的崇高人格方面（並非同願同行者），與他同輩的「道安法師」（前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台北松山寺住持），則是難得的知音，如導師在《法海微波》(p.7) 自序所說：讀道安老法師「日記」，才發現台灣長老中，道老是我唯一知己。

以上敬述導師累劫功深的「不平凡」，我們固然學不來，但是導師「忠於佛法」的「自甘於平凡」及「為佛教、為眾生」之菩提大願（如《華雨集第五冊》p.200：為佛法想，為眾生想，寶藏不應終棄，明珠寧可永裹！佛法無涯底，惟勤勇以赴之！將見剖微塵出大千經，為眾生之望也！）我們或可隨力盡心學習，若此，導師他老人家雖然圓寂了，而其法身精神常在。此外，我們熱切的盼望導師的「乘願再來」人間，為人間之導師，引領大家走向成佛的大道！

（刊載於 2005 年 7 月印順導師示寂紀念專輯《弘誓雙月刊》75 期）

【附錄三】

（刊於弘誓雙月刊第 104 期）2010/04 發行

孤峰獨拔的大思想家

呂勝強（印順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2009 年 11 月 6 日《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北京出版座談會）致辭）

台灣印順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厚觀法師，因為有既定的佛法講座，未克前來北京參加今天這場盛會，特別指派我代表他與會。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能在大陸出版，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尤其對於兩岸宗教文化的交流，以及學術互相的研究，深具意義。

我們知道，印順法師的法乳深恩孕育自大陸，因此，雖然他長年在台灣，但也一直關心大陸佛教的發展。導師曾經剖析，為什麼隋唐時代的佛教，能夠如此千巖競秀、輝煌燦爛，有兩個原因：一是過去的祖師大德們「從禪出教」，深刻的宗教經驗，所產生的宗教影響力；二是知識份子加入佛教，對佛教及社會所產生重大的影響力。就這兩點來看，民國以來的佛教是衰微的，不過，當時仍有虛雲老和尚以其甚深禪觀，為當時的佛教做一定的努力，而在引領知識分子參與佛教，重視聞思修證的次第上，太虛大師則有重大的貢獻。

虛大師的重要貢獻就是「人生佛教」，而導師則在其老師虛大師「人生佛教」的基礎上，有所啟發，提倡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這也是印順導師核心的思想所在。

印順法師曾經自己表白：太虛大師有如峰巒萬狀，他則是孤峰獨拔。太虛大

師「峰巒萬狀」的實質內涵，可以「人生佛教」來說明，導師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註），文中從三方面來讚歎太虛大師的德行：第一，「對救僧護教，有著永不失望的悲心」；第二，「對人事、對教義，有著無限的容忍」；第三，「對佛教，有著遠見與深見」。

從人生佛教的實踐而言，導師對於太虛大師所提出的「佛法中之四項意趣」極為讚歎。第一，虛大師希望能「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皆湛心海，流衍無盡」，因為他不僅是研究佛書的學者，還要有宗教的體驗精神；第二，他有廣大的胸懷，從早年的八宗共弘，到後來的三宗平等，提出「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第三，虛大師是世世常行菩薩道的，所以他說「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第四，虛大師不好高騖遠，認為要從凡夫發心，從人修十善正行通往佛道。就這四方面來說，從「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現實。」印順導師認為他與他的老師虛大師，是完全一樣的，這是在「顯正」方面，所以印順導師說：「大師是峰巒萬狀，我只能孤峰獨拔，其實，這也是峰巒萬狀中的一峰呢！」

就導師的「孤峰獨拔」而言，是指導師他提倡的「人間佛教」，跟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在「對治」上，有不同之處。虛大師說，不重鬼、重死，而是要重人、重生，所以稱為「人生佛教」；而導師基於歷史觀、判教、經證依據的考量，在這三方面，與虛大師有所不同。他是繼承人生佛教的真諦，從脫落鬼化的佛教，更鑑古知來，考量當時印度佛教衰敗的原因，在天化、神化、庸俗化的佛教上，進一步發揮，而於人生佛教之上，提出人間佛教，所以可謂之孤峰獨拔。

就是因為導師的孤峰獨拔，自然讓我們想到他在國際學術的地位，如剛才方所長特別提到的，導師在中國禪宗或經典的考證各方面，有諸多創見，尤其所提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從印度佛教史到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來看，此一以「三法印」來研究佛法的方法論，實是前無古人的創見。

所以，驗證虛大師當年對知識佛教的影響，對照現在，印順導師最近五十年來，對台灣佛教或華人佛教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相信《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在大陸的出版，或許能如宗教局的領導剛剛所說的，對大陸佛教的興盛，提供部分助力，幫助知識份子來認識佛教、關心佛教、了解佛教。

（註）印順導師，〈向近代的佛教大師學習〉，《妙雲集》下編之十《華雨香雲》，頁 277~281
